

兩岸四地名家版畫各綻其采

——看粵港澳台版畫名家作品首聚深圳

粵港澳台兩岸四地同根同源，有着同一背景，在文化藝術上也是血脈相連。不久前在深圳舉辦「粵港澳台」兩岸四地版畫名家作品邀請展，採取跨地區的文化交流手段和辦展形式，是第一次兩岸四地的版畫展覽，在中國版畫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展覽邀請了53位粵港澳台四地著名版畫家代表性作品共計106件，參展畫家主要來自兩岸四地主要藝術院校及當地美術機構。這批作品風格各異、技藝精良，代表了粵、港、澳、台版畫藝術的最高學術水準，集中展現了兩岸四地版畫藝術多元發展的成就。

廣東是傳統的版畫大省，有着深厚的版畫基礎，從新興版畫創立初期就是中國版畫的前沿陣地。改革開放30年來，各種流派藝術思潮大量湧入，廣東版畫的發展進入了新時期，版畫的結構也越來越龐大與完善。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國際大都市，資訊瞬息萬變，有着當代藝術發展最為豐厚的土壤。

香港版畫協會成立於1976年，以弘揚促進香港版畫藝術的發展為目標，積極推動香港以及海外的版畫藝術創作展覽活動的展開。澳門在上世紀80年代末由一位英國教授幫助成立了第一個版畫工作室，進入21世紀後，高等教育的發展，使得版畫的人才培養呈現令人欣喜的局面。現在，版畫在澳門已成為人們關注的藝術品。

台灣自廖修平教授從台北師大提倡「現代版畫」藝術教育以來，30多年來台灣現代版畫藝術的紮根與普及，使現代版畫藝術創作呈現多元的趨向，不僅培養了實力雄厚的版畫家隊伍，而且國際知名度也不斷提升，其現代版畫已邁向國際交流的階段。

展覽同時還舉行了「國際化背景下不同抉擇——粵港澳台版畫的發展態勢」論壇。論壇由中國美協版畫藝委會副主任、深圳大學藝術設計學院院長、《中國版畫》主編齊風閣主持。來自粵港澳台的參展藝術家歡聚一堂，此次畫展和論壇的舉辦，使兩岸四地藝術家更進一步加深了對彼此版畫歷史和特色的了解，在國際化背景下保留對自身原有文化的認識、判斷、互相取長補短，促進兩岸四地版畫藝術的共同繁榮。

蔡布谷

當今盛世，文事附麗，更激人志氣奮揚。其中文化新人迭出，如上海篆刻界芸芸諸君中，就有一位愛以閒章方寸之美宣揚國學大美於人心深處的，此君，即為上海東方畫院一級畫師、中國書畫篆刻協會會員、新加坡新炎黃美術俱樂部榮譽會員張延安。

張延安，於畫事之餘，深研篆刻，早年師從篆刻名家葉隱谷，後得高式熊親授，遂以秦漢意境為骨，明清風韻為體，陶冶於中，自成一派。其後更一心專攻閒章，以方寸小天地而弘揚國學之大美，其之精品，聲聞遐邇。

隨着人們物質生活日見富裕，提升固有之國學地位以培育人心道德並傳播之，也成了文化界的共識。張延安家學淵源，自小讀了不少古籍經典片斷，得益甚多，而他對明清以來文人學士之閒章佳作更已揣摩有年，深知閒章「縮尋丈於半圭，不越徑寸之中，而盡乎碑版銘助賦詩樂志之勝」，而能以採自國學經典章句刻成閒章，自更易於與讀者共賞共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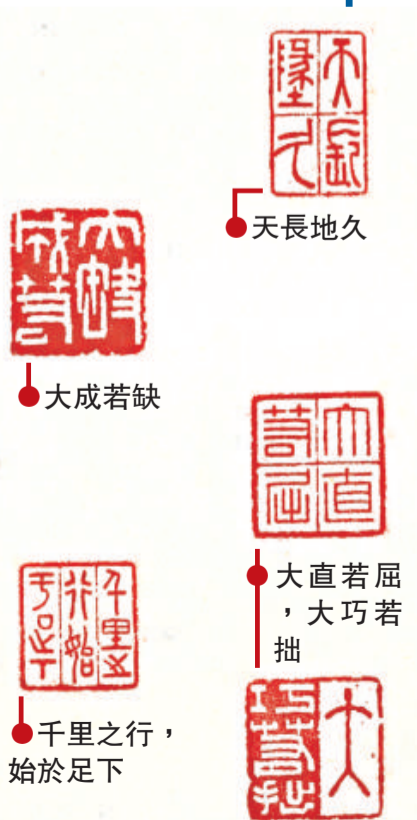
國學，浩如煙海，都是列祖列宗留下來得經數千年歲月洗禮而光輝不滅的人文財寶，諸如《道德經》、《莊子》、《論語》等，擷句而刻，即成案頭珍藏，方寸之間，哲思無盡。如「道可道，非常道」、「知其白，守其黑」、「天長地久」、「上善若水」、「見素抱樸」等閒章，在張延安的用筆蒼古且多姿多彩的篆刻中，或陰刻或陽刻，見印於紙上，竟產生一種撼動心靈的藝術感染力。

筆者在細品「道可道，非常道」這二枚小小的閒章時，目視眼前一陽一陰二石刻，心思往古來今無限變遷，那種幽永之境，可謂妙不可言也。而在「知其白，守其黑」這

方寸之中弘揚國學大美

訪上海著名篆刻家張延安

夏智定



對閒章中，並無此一「白」字可見，但若成印於紙上，那緊連其字旁的白色空間的延伸，就是象徵性的白字了，如此妙構天地，可見刻者之苦心了。此印，乃提倡「無為而治」，深意無窮。

張延安為不少文友刻過「天長地久」此印，其句即語出《道德經》第七章，也是老子這位春秋時期偉大哲學家的宇宙觀的精闢見解，其意境層面很深，表其意者，可視為祝福語，深其境者，則可令人神馳蒼茫矣。

當今盛世，隨着人們財富的不斷增加，國學中教育人們的真理也隨之具有了現實意義，如「少則得，多則惑」等經典用語，在張延安的刻刀下自生光輝，其寄意甚美。

張延安的書齋名「歸拙齋」，雖是方寸之地，但就如他的印石作品一樣，歸之自然，大巧若拙，其天地也廣矣。



蕭映川(粵)《浪裡成長》



呂慧珠(港)《傳奇》



廖修平(台)《生活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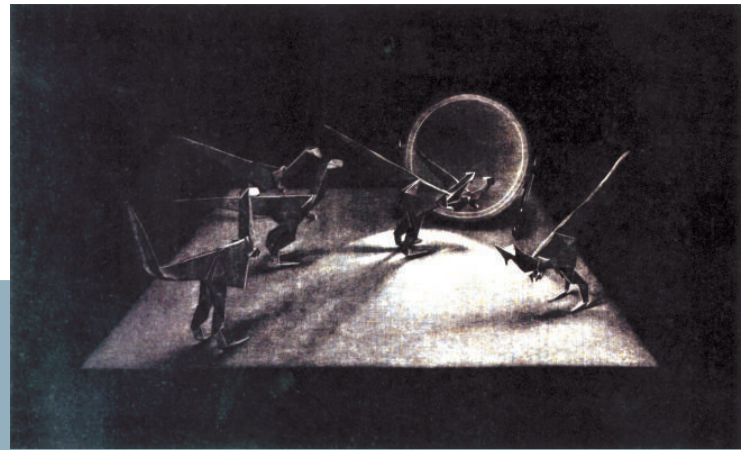
黎健瑤(澳)《人生方程式》



蔡義雄(台)《靈觸交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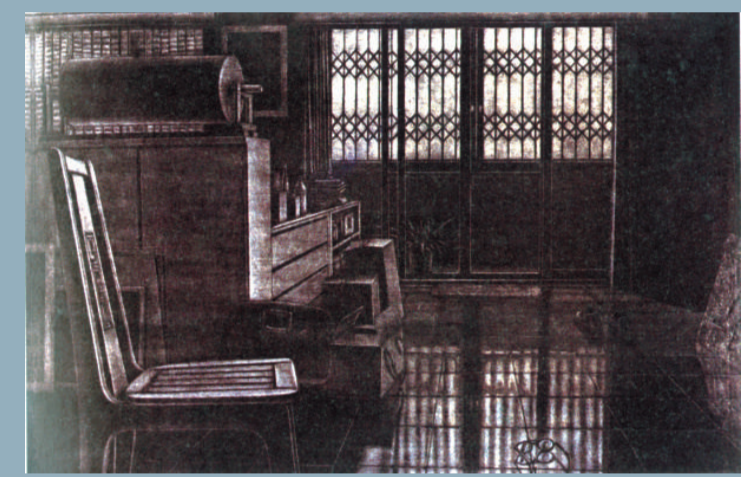
熊宇《光之池NO.1》布面 油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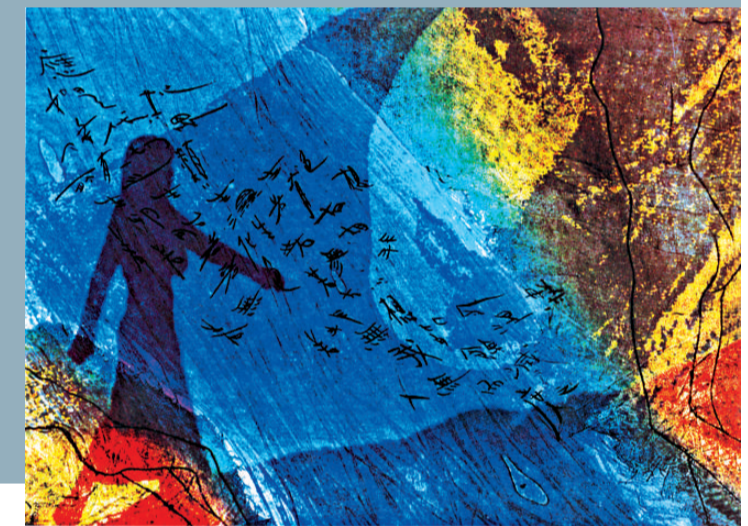
黃坤伯(台)《我是誰》



鄧榮之(港)《男人》



黃郁生(台)《虛無的存在》



馮寶珠(澳)《心謎》

新銳的力量

李承翼



韋嘉《刀光劍影》布面 丙烯



李繼開《我想飛》布面 丙烯

「85」新潮作為中國藝術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後藝術以及整個社會的觀念隨着經濟文化的開放，開始了新的歷程。思想意識的解放為藝術帶來了諸多新的可能。在今天被我們稱為「新銳藝術家」的一批人就成長於「85」之後。「概念藝術」、「玩世現實主義」、「艷俗藝術」等等名詞進入人們的視野。於是我們對藝術的理解和詮釋也不再被權力意識所籠罩。藝術的語彙成為更加新奇、更加個人化的展現。如何運用更加富有個性和表現力的視覺呈現便成了一個藝術家探索的方向。他們要通過新的語言去闡釋現世中或張揚、或彷徨、或隱晦的種種隱於新語境中的觀念。

今日，新銳藝術家們用年輕人活躍的激情與無所顧忌畫面，遊玩於觀念的可能性之中。他們不拘於技術邏輯的同時又能夠抓住一套表現語彙，將游離的觀念用各種別致的繪畫進行闡述。李繼開的《我想飛》，在純潔的藍色畫布上矗立一根方木，站在其上的孩子伸開雙手作童真的飛翔狀。這是童真的理想、這是心中純潔的鏡像，也是一個沒有方向、不知方向的幻象。《氣氣與二氧化碳》則是用混沌的筆觸與嫁接的形象進行隱喻。我們可以聯想到環境、對人類生存的關注，亦或就是我們今日種種鬱悶、怪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狀態。韋嘉的《刀光劍影》在緊握的手臂與金屬刀面映出帶血的影像，以及幕後幻化的揮舞畫面讓語言的所指與能指得到混合的延伸，於是畫面就有了更多解讀的可能。屠洪濤、熊宇、張發志、歐陽春等都是以作者獨特的視野和表達方式進行着意義的符號化。近似卡通的色覺，將游離、茫然、曖昧……的混合觀念展現於各種符號的凝會之中。